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团扇之美:东方文化的绰约风姿



刘海戏蟾图纸面竹柄团扇



凤鸟花蝶图绸面象牙柄团扇 清(左) 人物图绸面髹漆柄团扇 清(右)

花蝶图缙丝木柄团扇 清
广东省博物馆藏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一首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借用一把团扇的命运,比喻自己不得宠的悲惨遭遇。虽说诗作散发着哀切悲伤的气息,但从中不难看出,团扇象征着团圆友善、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团扇,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之扇,是中国扇文化中璀璨的瑰宝,其中蕴含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中国韵味和中国情感,积淀着深厚的东方传统文化。如今,走进成都博物馆三楼特展厅,就能看到众多来自广东省博物馆的广府外销扇。在18至19世纪的清代,这些扇子风靡欧美,因色彩艳丽、材质多样、纹饰精美,在西方贵族中盛行一时。

而在众多做工精细、典雅古拙的精致工艺扇里,团扇是常用扇型之一。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中国风尚”中,就展出了大量独具“中国风”的团扇。透过一把小小的方寸美扇,人们得以看到璀璨而绵长的中国扇文化,更能看到团扇之美。

团扇之美 摇曳出古代工艺的精湛极致

“纨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这是南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江淹描写团扇的诗句。团扇,又称“官扇”“纨扇”“合欢扇”。古人寄情于物,将团扇喻为圆

月,更在扇中寄托了团圆的寓意。所以,早期的团扇形状主要是明月般的圆形,但随着历史发展,慢慢衍生出了种类繁多的扇子造型。常见的形状有正圆、长圆、长方形、腰圆形、六角形;还有以花卉的花瓣为造型的,如葵花形、梅花形、百合花形等;异形的扇子有桃形扇、弯头扇等等。

清王廷鼎在《杖扇新录》中记载:“近世通用素绢,两面糊之,或泥金、瓷青、湖色,有月圆、腰圆、六角诸式,皆倩名人书画,柄用梅烙、湘妃、棕竹,亦有洋漆、象牙之类。名为‘团扇’。”可见除了造型多样,扇柄的材质也是种类丰富,有用湘妃竹、象牙、黄杨木、玳瑁等等。

同时,随着材质工艺的更加完善进步,扇面的材质也越来越丰富,多为丝、绢、绫罗之类的纺织品,可以刺绣绘画、作诗题字。宋朝时期,扇面书画风气盛行,由此形成了扇面画的历史发展高峰期。至清代时,在丝织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缙丝工艺也被运用到团扇上。工匠们将缙丝与刺绣、彩绘等多种工艺结合,为团扇赋予了独特的艺术美感。

譬如,成都博物馆展览中的一柄“花蝶图缙丝木柄团扇”,就将团扇的工艺之美发挥到极致。该扇呈葵瓣形,扇面缙出菊花蝴蝶图,底部镶倭角形护托,绣荷花如意图,中部柄梁有龟背万字纹,细细观之,扇面缙出菊花蝴蝶,灿烂如金。由此扇可见,团扇深受

历朝历代蓬勃发展的工艺影响,也展示了中国匠人卓绝的智慧和鬼斧神工的技艺。

值得一提的是,在蜀地之上,也出过名满四方的名扇——桐花凤扇,此扇以在纨扇上绘制一种小鸟“桐花凤”而得名。唐代政治家李德裕在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作《画桐花凤扇赋》,对此扇大加赞赏,他在赋中写道:“美斯鸟兮类鸂鶒,具体微兮容色丹。彼飞翔于霄汉,此藻绘于冰纨。虽清秋之已至,常爱玩而忘餐。”至宋时,成都有十二月市,五月即为“扇市”,闻名天下的川扇大多汇聚于此,再销往天南地北,可见古时四川制扇业的发达繁荣。

团扇之情 道尽幽怨美人的哀愁

在古代,团扇不仅可以摇动生风,在夏日中纳凉避暑,还可用于遮面障羞、拂扫浮尘、驱赶蚊虫,是须臾不可离手的雅物。晋代女诗人桃叶《团扇歌》之三曾写道:“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可见,古时女子以扇障面,掩饰自身的羞怯;又或借扇掩面而笑,颇具一番含蓄的风情。

从古至今,作为团圆美满的象征,团扇上的图案大多有着吉祥如意。比如此次展览中的一柄“凤鸟花蝶图绸面象牙柄团扇”,以点翠凤鸟、花鸟纹和花蝶纹寓意吉祥如意。另一柄“人物图纸

面竹柄团扇”则在芭蕉式扇面上描绘“刘海戏金蟾”的民间故事,寓意财源兴旺、幸福美好。

可是,倘若翻看历代文人墨客们书写团扇的诗词歌赋,又难免感受到其中的怨怼之情,因为团扇多为女子所用,于是古往今来以团扇为题的文学创作,总是与女性命运相关。其中,最为出名的应是班婕妤的《怨歌行》,一句“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道尽后宫女子的悲哀。

而在唐代诗人笔下,团扇亦多与幽冷孤寂的深宫图景相联系。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团扇歌》,借团扇写下了宫女年老色衰遭君主抛弃的故事,并借之婉转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之志。王昌龄笔下的“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也表达的是失宠宫妃的苦闷幽怨之情。所以,诗人所叙述的团扇故事里,总是关于幽怨的美人、骚客的不得志等意象,借用团扇的“团圆”之意,反衬出在现实中的失意。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一把玩转于手中的团扇,不仅呈现出匠人们的精湛工艺,从中折射出时代的审美意趣,更展示着中国传统扇文化的源远流长。如今,在天府之国,人们可在成都博物馆中一窥外销扇的“辉煌时代”,体验一场关于扇子的视觉盛会。据悉,该展览将于3月31日闭展,想前往观赏的观众可得抓紧时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王子午鼎与吴王僚剑同时展出

中原与江南青铜时代考古文物展3月5日在江苏省无锡博物院开幕,出土于江南的春秋吴王僚剑与出土于中原的王子午鼎同时展出。

此次展览以“江河辉映”为主题,分“礼定中原”“战车上的和平”“玉饰陶饮”三个单元,展出了鼎、编钟、青铜剑等出土于江南和中原地区的重要文物共计110件套。

春秋吴王僚剑是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此剑有铭文12字,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把王僚即位后自铭剑,对于研究吴国青铜器以及吴越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王子午鼎是此次展览的另一个亮点。此鼎采用了失蜡法铸造而成,鼎内有80多字的鸟虫篆铭文,是古代的一种



春秋吴王僚剑



王子午鼎



玉飞凤

美术文字。

此次展览还有一件重要器物是出土于无锡鸿山邱承墩越国贵族墓的玉飞凤,其题材和造型受中原礼制影响,而工艺则彰显越玉风采,羽毛纹饰细到肉眼难辨。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说,这次展览中,长江与黄河文明共处一室,辉映出一幅中华文明灿烂多姿而又交融共生的壮丽画卷。

文图均据新华社